

大衆文藝

第
六
期



大眾文藝第六期目錄

十月.....	875
俄國 雅各武萊夫作	魯迅譯
家具.....	895
英國 高納兒作	萊蒂譯
維爾爾夫人.....	901
美國 黑斯作	樂芝譯
禁果.....	937
金洪作	
單笛吹手.....	937
英國 柏納脫作	林憾譯
第二夢.....	957
曼華作	
守護之神.....	967
美國 勃蘭娜作	秋遠譯
重來上海.....	989
鼎洛作	
一個現代人的懺悔.....	1008
法國 米賽作	萊蒂譯
在小園子裏.....	1037
鼎洛作	
最後的一門.....	1045
達夫作	

彈藥帶。

摩托車後面，跟著一隊兵士和紅軍，隊伍有種種，或是密集着，或是散列着走，紅軍的多數，是穿着不乾淨的勞動服的青年，繫了新的軍用皮帶，帶上掛一口裝着子彈的麻袋。這些人們都背不慣鎗，亢奮着，而時時從這肩換到那肩，每一換，就回頭向後面看。

華西理雜入那站在兩旁步道上的羣衆裏，皺着眉，旁觀他們。

他們排成了黑色和灰色的長串前行，然而好像屈從着誰的意志似的，既不沈着，也沒有自信。一到特密德里·薩陀文斯基教堂附近的角上，便站住，大約有五十人模樣，聚作一團。那將大黑帽一直拉到耳邊，步鎗在頭上搖擺，灰色的麻袋掛在前面的他們的樣子，實在頗滑稽，而且戰鬥的意志也未必堅決，所以舉動就很遲疑。

他們望着波雪維克聚集之處，並且聽到鎗聲的總督衙門那邊，似乎在等候什麼事。

“爲什麼站住了。快去，怕了麼？在這裡幹嗎呀？”一個兵對他們吆喝着，走過去了。

工人們嘆了一聲，又怯怯地跟着兵們走動起來，但緊靠着旁邊，順着人家的牆壁，很客氣地分開了填塞步道的羣衆，向前進行。

華西理是用了輕蔑的眼睛在看他們的，但驟然渾身發抖。這是因為在紅軍裏，看見了鄰居的機織女工的兒子亞庚！僅僅十六歲的眼跟踉踉的小孩子在裏面。

亞庚身穿口袋快破了的發紅的外套，腳穿破的長靴，戴着圓錐形的灰色帽子，顯着獸頭獸腦的態度，向那邊去。肩上是鎗，帶上是掛着彈藥帶。華西理疑心自己的眼睛了，錯愕了一下。

“亞庚，你那里去？”他厲聲問。

亞庚立刻回頭，在羣衆中尋覓叫他的聲音的主子，因為看見了華西理，便高興地搖搖頭。

“到那邊去。”他一手指着圖威斯克街的大路，“我們都去。早上去了一百來個，現在是剩下的去了。你為什麼不拿鎗呀？”

他說着，不等答話，便跑上前，趕他的同伴去了。華西理沈默着，目送着亞庚。亞庚小心地分開了羣衆，從步道上邁

行，不多久，那踉蹌的粗魯的影子，便悄失在黑壓壓的人堆裏面了。

華西理這一驚非同小可。

“這真奇怪，亞庚……。成了波雪維克了麼……拿着鎗……。”他念及自己，疑惑起來，“那麼，我也得向這小子開鎗麼？”

華西理像是從頭到腳澆了冷水一般發起抖來，用了想要看懂什麼似的眼光，看看羣衆。是亞庚的好朋友，又是保護人的自己，現在却應該用鎗口相向，這總是一個矛盾，說不過去的。于是華西理很興奮，將支持不住的身子，靠在牆壁上。

亞庚是易受運動的活潑的孩子。他半月以前，還是社會革命黨員，每有集會，還是爲黨舌戰了的，然而現在却掛了彈藥袋，肩了鎗，帶着波雪維克，要驅逐社會革命黨員了。華西理苦思焦慮，想趕上亞庚，拉他回來，但是怎麼拉回來呢，到底是拉不回來的。

華西理全身感到惡寒，將身體緊靠了牆壁。

華西理是用了新的眼睛，在看那赴職的兵士和工人們的，但現在精細地來識別那一羣人的素質，却是向來一同做事的

人們多。

“都是胡塗蟲！都是混帳東西！”他于是切齒罵了起來。

華西理仍如早上所感一樣，以為這些人們很可惡，然而和這同時，也覺得自己的決心有些動搖了。

“對那些人們開鎗，相殺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遠遠地聽到歌聲，於是從修道院（在恩德拉司忒廣場的後面，有武裝的工人大約百名的一團出現。他們整然成列，高唱着“一齊開步，同志們”的歌，前面揚着紅旗前進。那旗手，是高大的，漆黑的鬍子蓬鬆的工人，身穿磨損了的革製立領服。跟着他是每列八人前進，都背步鎗，鎗柄在頭上參差擺動。

站在廣場四角上的兵士和紅軍，一見這勞動者的一羣，便叫着“鳴拉，鳴拉，”歡迎了。

他們是搖帽子，高舉了槍，勇敢地將這揮動……。戰鬥底鼓噪瀰漫了廣場。站在步道上的羣衆，怕得向旁邊閃避，工人和兵士便並列着從街道前進向戰場。于是又起了“一齊開步，同志們呀”的歌聲。

華西理臉色青白，靠在擦靴人的小屋旁的壁上。這歌和那

吶喊，堂堂的隊伍，鎗聲，他的心情顛倒了，覺得好像有一種東西，雖然不明白是什麼，但是罩在頭上了。

“那就是波雪維克麼？真是的麼？”

不然不然，並不是什麼波雪維克。那都是寬綏，懶惰，頂受賭博和酒的工人們。要搗亂，所以前去的……。那一流，是摘讀珂貝克報（工人看的低級報紙）的俄羅斯的無產階級。

然而，這沒有智識的無產階級，却前去決定俄羅斯的命運……。嗚呼，這真坑死人了……。

但怎樣纔可以拉住這無產階級呢？開鎗麼，總得殺麼……。

連那小孩子亞庚，也在一同前進……。

華西理幾乎要大叫起來。

工人們有時膽怯，有時膽壯，有時唱歌，繼續着前進。華西理覺得彷彿在霧裏彷徨，看着他們。

駭愕而無法遣悶的他，站在羣集裏許多時，於是走過列機路，頹然坐在修道院壁下的板椅上。他的頭發熱，兩手顫得發煩，覺得很疲乏，顫顫一陣一陣地作痛。

突然在他頂上，修道院塔的大時鐘敲打起來。

徘徊在濃霧的秋夜裏，好像夾着烏鴉的候鳥的鳴聲，又淒涼，又哀慘。華西理一聽這，便從新感到了近于絕望的深愁。

“那麼，此後怎麼辦呢？”他自己問自己。

其時從對面的屋子後，劈劈拍拍地起了鎗聲……。

華西理化了石似的凝視地面，交叉着兩腕，沒有法想，坐在椅子上。他所明白的，不過一件事，就是向督曾經庇護同志，而現在，却要破壞故鄉都會的不辨什麼的亞庚開鎗，是不能夠的。

戰鬥更加猛烈了……。爲什麼而戰的呢？總說，爲真理而戰的罷，但有誰知道着那真理呵。

將近正午，從郊外的什麼地方開始了砲擊，那聲音在墨斯科全市上，恰如動雷。受驚的鴉羣發着銳叫，從修道院的屋頂霍然飛起，空中是鴿子團團地飛翔，市街動搖了，載着兵士和武裝工人的托摩車，疾馳得更起勁，紅軍幾乎是開着快步前行。但羣集却沈靜下來，人數逐減少了。

華西理再到了思德拉司忒廣場，然而疲乏之極，成了現在是無論市中的騷亂到怎麼，也不再管的心情。

他站了一會，看着來來往往的羣衆，于是並無定向，就在

列樹路上走。他連自己也覺得遺憾……。多年準備着政爭，也等候，也焦灼，也熱中，然而一到決定勝負的時機。來到眼前的時候，却將這失掉了。

昨天和哥哥伊凡談論之際，他說，凡有幫助波雪維克的擾亂的人們，只是狂熱者和小偷和賊子這三種類，所以即使打殺，也不要緊的。

“我是連眼睛也不睜，打殺他們呵。”伊凡坦然說。

“我也不饒放的。”華西理也贊成了他哥哥的話，于是說。

但現在想起這話來，羞得胸脯發冷，心臟一下子收縮了。

羣衆還聚在列樹路上發議論。華西理走到德盧勃那廣場，從這里轉彎，經過橫街，到了正在交戰的“亞阿德尼往略特”（譯者注：莫斯科有名的市場，克萊謨林宮附近的四通八達的重要之處）。現在不過是爲了莫名其妙的好奇心所驅遣。

從列樹路漸漸接近市的中央去，街道也愈顯得幽靜，怕人。身穿破衣的孩子的羣，跑過十字路，貼在角角落落裏。一看，門邊和屋角多站著拿槍的兵士，注視着街道這邊。這一天，是陰晦的灰色的天色，低重的雲，在空中徐行。

在“亞阿德尼，略特”，鎗聲是接連不斷，戰鬥的叫喊，使

襲街道的恐慌模樣，從凸角到凸角，從橫街到橫街，翻然跳過去的人們的姿態，都將活氣灌進了華西理的心中。

他不知不覺地昂奮起來，又像早上一樣，想闖進鎗聲在響的地方去了。

周圍的物象——雖然人家和街道都是空的——上，都映着異樣的影子。這是平日熟識的街，但却不像那街了。並排的人家，車路和步道，店舖，本是華西理幼年時代以來的舊相識，然而彷彿已經完全兩樣。街道是寂靜的，却是嚇人的靜。在那厚的牆壁的後面，掛着帷幔的窗戶的深處，喪魂失魄的人們在發抖，想免于突然的死亡。在森嚴的街道上，也含着驚人的惡夢一般的，以言語形容的一種模樣。好像一切店舖，一切人家，都迫於死亡和殺戮，便變了狀態似的。

華西理從這凸角跳到那凸角，彎着身子，循着壁沿，走到了“亞訶德尼·略特”的一隅，在此趁着好機會，橫過大路，躲在木造的小雜貨店後面了。

小雜貨店後面，躲着賣晚報的破衣服孩子，浮浪人，從學校的歸途，挾着書逃進這里來的中學生等。每一射擊，他們便伏在地面上，或躲進箱後面，或將身子嵌在兩店之間的狹縫

中，然而鎗聲一歇，就如小鼠一樣，又惴惴地伸出頭來，因為想看可怕的情形，眼光灼灼去望市街的大路了。

從圖威克街和‘亞阿德尼·略特’的轉角的大的紅牆房子裏，有人開了鎗。這房子的樓上是病院，下面是乾貨店，從玻璃窗間，可以望見閃閃的金屬製的櫃檯和軋碎咖啡的器械，但飾窗的大玻璃，已被子彈打通，電光形地裂開着。樓上的病院的各窗中，則閃爍着兵士和工人，時而從窗沿俯下身子來，憂慮地望着大路。

“阿呀，從對面，士官候補生們來了呵！”在華西理旁邊的孩子，指着墨斯科大學那面，叫了起來。

“在那里呀？那個麼，順着牆壁來的那些東西麼？”

“你看不見？那，從對面來了呀！”

“不要指罷。如果他們疑心是信號，就要開鎗的。”一個喝酒喝得滿臉青腫了的浮浪人，制止孩子說。

孩子們從小店後面伸出頭去，華西理也向士官候補生所從來的那方面凝視。從大學近旁起，沿着摩阿伐耶街，穿灰色外套，橫遶步鎗的一圓，相連續如長蛇，他們將身子靠着壁，蹲得很低，環顧周圍，慢慢地前進，數目大概不到二十人，然而使

面跟着 圍槍鎗輕步的大學生。

“阿，就要開手了。士官候補生很少，大學生多着哩，有趣呀……”

在紅房子裏，兵士和工人忽然騷擾起來了，這是因為看見了進逼的敵人的緣故。一個戴藍帽子的年青的工人，從這家的大門直上的窗間，伸出臉來，向士官候補生們走來的那面眺望，將鎗攔好，使牠易于射擊。別的人們是一面隱在厚的牆壁後面，都聚向接近街角的窗邊。

華西理的心臟跳得很響，兩手發冷，自己想，“就要開頭了。”這之間，不知那里‘拍’的開了一鎗。

從窗間，從街上，就都一齊應戰。

石灰從紅房子上打了下來，落在步道上，塵埃在牆壁周圍騰起，好像輕煙，窗玻璃發了哀音在叫喊。孩子們驚擾着躲到小店之間和箱後面去，華西理是緊貼在暗的拐角的壁上。有誰跑過市場的大街去了，靴聲轰轰地很響亮。

華西理再望外面的時候，紅房子的窗間已沒有人影子，只有藍帽的年青工人還在窗口，環顧周圍，向一個方向瞄準。

灰色外套的士官候補生和藍色大學生們，貓一般放輕腳

步，走近街角來。一隊剛走近時，華西理一看，是綴着金色肩章的將官站在前面的，還很年青，身穿精製的長外套，頭戴漂亮的軍帽。他的左手帶着手套，但抱着鎗身的雪白的露出的右手，却在微微發抖。終於這將校彎了頭頸，眺望過紅屋子，突然現身前進了。藍帽子的工人便偏身將槍口對定這將校。

“就要打殺了。”華西理自己想，心臟停了跳動，緊縮起來……簡直像化了石塊一般，一眼不睜地注視着將校的模樣。

從窗間起了鎗聲。將校的頭便往後一仰，拋下鎗，剛向旁邊彷彿走了一走，腳又被長外套的下襟纏住，倒在地上丁。

“不錯，”有誰在華西理近旁的大聲說。躲在箱後面的孩子們也嚷道，“打着頭了，一定是頭呀！”

土官候補生的一隊騷擾着更加緊貼牆壁，不再前行。就在左近的兩個人，却跑到將校那邊來，抱起他沿着壁運走了。

在紅房子的各窗口，又有人影出現；射擊了將校的那工人，忽然從窗沿站起，向屋裏的誰說了幾句話，將手一揮，又伏在窗沿上，定起碼準來。

這時候，不知那里在空中“呼”的一聲響。

華西理愕然向後看，彷彿是從自己的後面射擊了似的。孩子們嚷起來了——

“從屋頂上打來的呀！瞧罷，瞧罷，一個給打死了！”

華西理去看窗口，那藍帽子的工人想要站起，在窗沿上掙扎，鎗敲着牆。他的兩手已經儘量伸長了，但沒有將鎗放掉。

工人雖想掙扎起來，但終於無效，像捕捉空氣一樣，張着大口，到底將捏着的手掌鬆開。於是鎗掉在步道上，他也跌倒，軟軟的躺在窗上了。藍帽子圓着飛到車路上去，頭髮凌亂，長而鬆縮地下垂着。

鎗聲從各處起來，紅房子的正面全體，又被白塵埃的雲所掩蔽，聽到子彈打在壁上的剝剝聲。孩子們像受驚的小鼠一般，竄來竄去，漸漸走遠了危險之處。一個倒大臉的白白的中學生跑到步道上，外套的下襟絆了腳，撲通的倒在污穢的街石上了，連忙跳起，一隻手掩着跌破的鼻子，逃過了一條狹小的橫街。

華西理向周圍四顧。這兩個死，使他的心情顛倒了。

“究竟這是怎的呢？”他出了聲，自問自答着。

一看那旁邊的店的店面，有寫着“新鮮鳥獸肉”的招牌，在

那隔壁，則有寫着“蘿蔔 胡瓜，蔥”的招牌……，這原是大店小鋪成排的熟識的亞阿德尼略特呵，但現在却在這地方戰爭，人類大家在互相殺戮……。

雨似的鎗彈打着雜貨店的牆壁，窗玻璃破碎有聲，屋上的亞鉛板也被撕破了。

驀地聽到摩托車聲，將鎗聲壓倒，射擊也就漸次緩慢起來。大約因為射擊手對於大膽妄爲的摩托車中人，也沒奈何了罷。華西理從隱蔽處望出去，見有大箱子似的灰色的怪物，從劇場廣場那面走來。同時聽得雜貨店後面，有孩子的聲音在說：——

“是鐵甲摩托呀，快躲罷！”

摩托車靜靜地，鎮定地駛近紅房子來，這瞬間，便從車中“沙”的發了一聲響。紅房子的一角就蔽在煙塵中，石片，油灰，窗框，露臺的欄干，合縫的碎塊之類，都散落在道路上。射擊非常之烈，華西理的兩耳裏，嗡嗡地響了起來。

接着破聲，是機關鎗的聲音，認真地整肅地作響。

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的一隊，從摩訶伐耶街，跑向轉角那邊，躺在靠牆的污穢地上，對着圖威斯克街，施行急射擊。瞬息

之間，亞詞德尼路特已被他們所佔領，波雪維克逃走了。在轉角處，喊着“佔領門外的空地去呀”的獸吼一般的聲音，分明可以聽見。

孩子們從雜貨店面箱子後面爬出，又在角落裏，造成了雜色的一團。

“喂，在那邊的人們，走開，不走，就要殺了！”左手揹鎗，有着頰鬚的一個大學生高聲說。

孩子們躲避了，然而沒有走。被要看駭人的事物的好奇心所驅使，還是停在危險處所，想知道此後將怎樣。

鐵甲摩托車一走，形勢又不穩了。圖威斯克街方面起了鋒聲，聚在萬國旅館附近的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便去應戰，人家的牆壁又是石灰迸落，塵埃紛飛，玻璃窗瑟瑟地作響。剛覺得紅房子的樓上有了人影，就已經在開鎗。這屋子的凡有玻璃，無不破碎飛散，全座房屋恰如從漆黑的嘴裏噴出火來的瞎眼的怪物一般。

一個士官候補生想從狙擊逃脫，絆倒在車路上，好像中彈的雀鴿，圓手迴旋，又用手腳爬走，但是跌倒了。從圖威斯克街和紅房子裏，彷彿競技似的都給他一個猛射，那候補生便拋了

鎗，默默地爬向街的一角去，然而終于倒下，成爲灰色的一堆，躺在車道上。射擊成爲亂射，友仇的所在，分不清楚了。

這時候，從大學那邊向着大劇場方面 馳來了一輛滿載着武裝的大學生和將校的運貨摩托車，剛近亞阿德尼略特，大學生們便給那紅房子和圖威斯克街下了彈雨。兵士和工人因此只好退到圖威斯克街的上邊去，躲在門邊和房子的凸角的背後。

過了不多久，摩托車開回來了，恰如勝利者一般，靜靜地在街中央經過。剛到街的轉角。忽然從圖威斯克街起了猛射，摩托車後身的車尾上，便迸出汽油來，白繩似的流在地上，車便正在十字街頭停止了。大學生和士官候補生怕射擊，狼狽起來，伏在摩托車的底面，將身子緊貼着橫板，或者跳下地來，靠輪子做掩護，但是敵手的鎗彈，無所不到，橫板受了彈，那木片飛得很遠。聽到“唉，阿，……救命”的叫聲。

剛看見一個孩子般的年青的將校跳到車路上，就踉蹌幾步破布包似的圍着倒在輪邊，摩托車裏已經沒有射擊，破碎的車身空站在十字路上，車輪附近是橫七豎八躺着鎗殺的人……只有“阿唷，阿，阿唷”的微微地呻吟之聲，還可以聽到。